

石室秘錄

下

上海十頃堂書局印行
劉仲祺題簽



R2-53

32

真治法 論真熱真寒

天師曰真病原難分晰。然有假即有真也。即以首症言之。如人喉痛口乾。古燥身熱。則假熱無異。然而此曰真熱者。何以辨之。假熱之症。口雖渴而不甚。古雖乾而不燥。即燥而無芒刺。無裂紋。頭雖痛而日間輕。身雖熱而有不若真熱之症。口乾極而呼水。古燥極而開裂生刺。喉日夜痛而不已。身大熱烙手而無汗也。方用麻黃三錢。黃連三錢。黃芩三錢。石膏三錢。知母三錢。半夏二錢。枳殼二錢。甘草一錢。當歸五錢。水煎服。一劑輕。二劑愈。此方純用寒涼之藥。以祛逐其火。火一去而上焦寬快矣。更有人手足冰冷。或有時溫和厥逆。身戰畏寒。與假寒無異。然而謂之真寒者。何以辨之。假寒之症。手足冰冷。或有時溫和厥逆。身戰亦不太甚。有時而安然。有時而發搐。不若真寒之症。手足寒久不同色。變青紫。身戰不已。口噤出聲而不可禁也。方用附子三錢。肉桂一錢。乾姜一錢。白朮五錢。人參一兩。急救之。此乃真中寒。邪腎火逆出。軀壳之外而陰寒之氣真犯心官。心君不守。肝氣無依。乃發戰發噤。手足盡現青色也。然則止宜用附桂。乾姜法逐其寒邪足矣。何以又用白朮人參。且少用亦足濟用。何以多加如許也。蓋元陽飛越。止一線之氣未絕。若不急用人參返氣於若存若亡之際。而使用桂附乾姜一派辛辣火熱之藥。邪雖外逐。而正氣亦就垂絕。故不若多加於危絕之際。則敗軍殘卒。見有孤軍未亡。而又驍勇之將。號召散卒。有不再整旗鎗。共奔轟下者乎。此真治之妙也。

張公曰奇論天開真治即真治。真治其本病而不必以假藥騙之。對症用藥可也。余不再論。華君曰亦同。

男治法 論瘧病 瘧陽不倒 瘧陽不振

天師曰男子與女子之治原無分別。然而亦有殊處。男子與婦人殊者。瘧病強陽不倒。痿而不舉。瘧病不同。然而與婦人異者。止瘧症不同耳。餘俱相同。瘧症者日間縮在囊之上。夜間睡在囊之下也。此乃溫濕又感陰陽不正之氣。乘於交感之際。或在神道之旁。或在風濕之際。感而成之也。方用杜仲五錢。搗汁以涼水洗之。取汁一碗。加人參一兩。肉桂一錢。桂枝一錢。小茴一錢。核桃一錢。水煎服。一服即伸出。二服即消。三服全愈。即神方。○強陽不倒。此虛火炎上。而肺金之氣不能下行故耳。若用黃柏知母二味煎湯飲之。立時消散。然而自倒之後。終歲經年不能重振。亦是苦也。方用元參三兩。肉桂三分。麥冬三兩。水煎服。即倒。此方妙在元參以瀉腎中浮遊之火。尤妙肉桂三分。引其入宅。而招散其沸越之火。同氣相求。火自回。合况麥冬又助肺金之氣清肅下行。以生腎水。水足火自息矣。此不求倒而自倒也。他日亦可重整戈矛。再

倒陽湯

扶正去
瘧湯

圖散合。○至於痿而不振者，乃過於琢削，日世其腎中之水，而腎中之水亦日消亡。蓋水去則火亦去，必然之理。如一家人口厨下無水，又何以煮爨也？方用熟地一兩，山茱萸四錢，遠志一錢，巴戟天一錢，肉蓯蓉一錢，肉桂二錢，人參三錢，枸杞子三錢，茯神二錢，杜仲一錢，白朮五錢，水煎服一劑，起二劑，強三劑，妙。老人倍加，此方用熟藥於補水之中，則火起而不愁炎燒之禍，自然煮湯可飲，煮米可食，斷不致焦釜沸乾，或虛爆炸也。此皆男治之法也。

張公曰：男治法妙，然余亦有數方可並傳之。疥病方用白朮五錢，沙參一兩，柴胡二錢，白芍三錢，王不留行三錢，水煎服一劑，即出而不縮。○陽倒不舉方，用熟地一斤，肉桂三兩，覆盆子三兩，黃芪二斤，巴戟天六兩，柏子仁三兩，去油，冬三兩，當歸六兩，白朮八兩，共為末，蜜為丸，每日白滾湯送下一兩，自然陽旺不倒矣。○孫真君傳治疝方，用沙參一兩，橘核一錢，肉桂一錢，柴胡一錢，白芍五錢，陳皮五分，吳茱萸五分，水煎服一劑，即定痛。二劑即全愈。疝氣一症，大約皆肝木之病，所以治其肝，自隨手而奏功也。妙。

女治法 論風邪入血室 陰門生瘡

天師曰：女症各經俱與男人同治，惟是經症宜知。至於羞隱之處，更宜留心是也。經期前後，寒熱溫涼，有邪無邪，俱當細辨。世有專門，不須枚舉，惟今止據一症而言之。如婦人經期適來，為寒風所中，則經水必然驟止，經不外泄，必變為寒熱。時而身戰，時而身涼，目見鬼神，心中驚悸。論治法，本當刺其期門之穴，一刺出血，立已。無奈世人不肯刺於乳下，羞恚不肯為醫人所見，於是必變而益發狂。占語所由來也。今立一方治之，方用柴胡三錢，當歸二錢，白芍五錢，枳殼二錢，炒梔子三錢，甘草一錢，陳皮五分，生地二錢，水煎服。此方妙在用柴胡於白芍之中，蓋前症經血不能外出，則血藏於血室之中，藏而不出，則血化為熱氣，鬱結不伸，必在半表半裡之間，以興妖作怪。柴胡真半表半裡之藥，用白芍直入血室，和平而分解之。如人羞恚，隱藏於房宅之內，必得一相信之人，走入其中，為之開導，而後眾人排闥而入，庶幾一笑同春，仍然歡好，身出而禍亦消。此方之妙理，實相同故耳。而顯譬之，非好為論說也。至於羞隱之症，亦不可枚舉，查其法門而細詢病情，隨症加減治之可耳。

張公曰：論奇關，予更有說。熱入血室，非熱也，乃風邪壅之而熱也。所以用柴胡一散而愈。婦人羞隱之處，不便明言。然大約非寒則熱耳。今有一試方，先用當歸三錢，白芍三錢，川芎一錢，熟地五錢，甘草一錢，柴胡一錢，白芥子一錢，黃芩三分，炮姜三分，水煎服。倘有羞隱之處，不肯明言者，以此方投之，必奏奇功。問之服藥後效，前平善，則是虛症也。竟

用四物湯治之可也。未好則是熱病作祟。方中大加梔子三錢治之。必奏功也。此亦妙法。行醫者宜亟知之。
華君曰：女子治法尚有二條未傳。待予補之。婦人陰內生虫。乃濕熱也。用雞肝入末。藥引之。亦妙。終不若夫子之方更神也。方用蚯蚓三四條。炙乾為末。用葱數條。火上炙乾。為末。用蜜一碗。煮成膏。將藥搗於其中。納入其戶。則虫盡死矣。自然隨溺而下。神方也。世人未知也。幸為留意。又婦人陰門邊生瘡。作痒作痛。不止者。此方煎水洗之。立效。方用蛇床子一兩。花椒三錢。白礬三錢。水十碗。煎五碗。乘熱燻之。溫則洗之。一次即止痒。二次即止痛。三次即全愈。分作五日洗之。每日止燻洗一次。神效之極。幸珍之。

虛治法 論氣虛血虛

天師曰：虛症亦多。我舉一二以概其餘。虛治者。非氣虛。即血虛也。氣虛。如人不能飲食。食之而不能化者。是血虛者。面色黃瘦。或出汗盜汗。或夜眠常醒。不能潤色。以養筋者是也。蓋飲食入胃。必須胃氣充足。始能化糟粕而生津液。氣既自饒。何能化飲食也。方用人參二錢。黃芪三錢。白朮三錢。陳皮五分。甘草一錢。麥芽五分。神麴五分。山查五粒。炮姜一錢。茯苓三錢。水煎服。此方參苓朮術。純是健脾開胃之品。又恐飲食難消。復如山查神麴麥芽之類。以消之。則胃氣既旺。又何愁飲食之不化。津液之不生耶。○血虛。自當補血。舍四物湯。又何求耶。余今不用四物湯。用麥冬三錢。熟地一兩。桑葉一片。枸杞子三錢。茜草一錢。當歸五錢。水煎服。此方妙在用桑葉以補陰而生血。又妙加入茜草。則血得活而益生。况又濟之熟地。麥冬。當歸。大劑以共生之。則血足而色潤。筋舒也。外症既見。改觀則內自安。而寐過心氣得養。又豈有盜汗之生哉。此虛治之法也。

張公曰：虛治亦不止補氣血。蓋此二方。實可統治之。甚矣天師立方之妙也。別有加減之法。氣虛方中。倘傷米食。加麥芽五分。傷肉食。加山查十粒。傷麴食。加萊菔子五分。有痰。加半夏一錢。白芥子一錢。咳嗽。加蘇子一錢。桔梗一錢。傷風加柴胡二錢。夜卧不安。加炒棗仁二錢。胸中若微疼。加枳殼五分。血虛方中。亦同前加減治之法。

華君曰：尚有一方併傳。予有氣血兩虛之人。飲食不進。形容枯槁。補其氣而血益燥。補其血而氣益餒。助胃氣而盜汗難止。補血脈而胸膈阻滯。法當氣血共治。方用人參一錢。白朮一錢。甘草八分。陳皮五分。茯苓二錢。當歸二錢。白芍三錢。熟地三錢。川芎一錢。神麴五分。麥冬五錢。穀芽一錢。水煎服。此方氣血雙補。與八珍湯同功。而此更妙於八珍者也。妙在補中有調和之法耳。

寔治法 論治寔邪

天師曰寔病亦不同亦甚多。今亦舉其一二。如人終歲經年。不畏勞役。不辭辛苦。寒涼之品。可以多食。辛熱之味。不能上口。者是也。至於邪氣之人。不可同觀。吾言寔病之多。皆邪氣之多也。人寔者少。而虛者多。邪氣之人。別有治法。不能混入此門也。倘人有強壯之容顏。過於熱。甚欲求方者。與之方。用陳皮一錢。神麴一錢。麥芽一錢。黃芩一錢。厚朴一錢。天花粉一錢。甘草五分。芍藥二錢。山查十粒。枳殼五分。當歸二錢。茯苓一錢。水煎服。此等方止。可備用以治有餘之人。不可據之以概治天下之人也。蓋寔者一百中二三人。而虛者偏天下。天地之氣。何能過厚。况培植者少。而琢削者多乎。今定此方。亦定一門之治法。非教醫者執此以消導之耳。張公曰。仁心仁術。於此方並見。寔病甚少。天師言多者。乃言邪氣之寔。非言正氣之寔也。邪氣之寔。傷寒門最多。○天師言有專門者。說有傷寒之書也。倘人病邪氣之寔。幸於傷寒門查而治之。無差毫髮。傷寒書卷繁多。茲不能備載耳。○華君曰。予未傳。

寒治法 論吐血衄血 目腫 口舌生瘡

天師曰寒治者。乃火盛而正折之也。如人病目痛。口舌生瘡。鼻中出血。口中吐血。是也。此等之症。乃火氣鬱勃于上。焦不能分散。故重則上冲。而為吐血衄血。輕則目痛。而口舌生瘡也。法當用寒涼之品。以清其火。熱燎原之勢。並瀉其炎。上巔頂之威。方用生地一兩。當歸一兩。川芎五錢。元參五錢。黃芩三錢。三七末根三錢。甘草一錢。炒荊芥一錢。水煎服。此方妙在不純用寒涼。以逐火。而反用微寒之藥。以滋陰。蓋陰氣生。則陽氣自然下降。尤妙用荊芥引血歸經。用三七末以上截其新來之路。又加黃芩。以少清其奔騰之勢。誠恐過於寒涼。恐冷熱相戰。又加甘草以和之。此治熱之最巧最妙法也。若竟用寒涼折之。非不取快一時。然火降而水不足。則火無所歸。仍然熾生風起。必較前更勝。而始以清補之藥救之。則胃氣已虛。何能勝任。予所以乘其初起。即用之為妙也。○目腫而痛。亦是大症。然必看其眇多淚多。紅腫而痛。如有物針觸。一經用柴胡三錢。甘草一錢。炒梔子三錢。半夏一錢。白蒺藜三錢。水煎服。此方之妙。全在直散肝胆之鬱火。火散則熱自退。不攻之攻。勝于攻。不下之下。勝于下也。一劑即可奏功。正不必再服。○口舌生瘡。又不可如是治之。乃心火鬱熱。而舌乃心苗。故先見症。法用黃連二錢。葛蒲一錢。水煎服。一劑而愈。神方也。此方奇。不在黃連。而奇在葛蒲。葛蒲引心經之藥。黃連雖亦入心。經然未免肝脾亦入。未若葛蒲之串入心也。况不標之以各經之品。孤軍深入。又何疑哉。此所以奏功如响也。倘不知用藥神機。輕混之以肝脾之藥。雖亦奏奇功。終不能捷如桴鼓。此治熱之又一法也。

張公曰：寒治之法，世人最多，予皆不取。今天師之法，不容予不首折也。用寒而又遠寒，用散而又遠散，真奇與巧並行而攻與補並用也。予何必多言哉？無已，則更有一方在治火初起之時，尚未現于頭目口齒之際，亦可以化有為無。方用柴胡二錢、白芍三錢、甘草一錢、炒梔子三錢、半夏一錢、羌活五分、茯苓三錢、水煎服。一劑可以散火，方名先解湯。乘外症之不見而先解之，亦淨上流法。醫者宜留意焉。華君曰：亦無有傳我。孫真人曰：予有吐血方，傳子生地汁一碗，無鮮生地處用乾者一兩，煎湯半碗調三七根末三錢、炮姜炭末五分，服一劑即止血神效。血亦可治。妙。

熱治法 論腎寒吐瀉 論心寒胃弱

天師曰：熱治寒也，寒症不同，舉一二症言之。如嘔吐不已，食久而出者是也，或下利不已，五更時分痛瀉四五次是也。此等之病人，皆以為脾胃之寒，治其胃則嘔吐可止，治其脾則下利可遏。然而終歲經年服脾胃藥而不愈者，何也不得其故耳？蓋胃為腎之關，而脾為腎之海，胃氣不補，命門之火則心包寒甚，何以生胃土而消其穀食？脾氣不補，命門之火則下焦虛冷，何以化其糟粕而生精微？故補腎必宜補脾，而補脾亦宜補腎也。方用熟地三兩、山茱萸二兩、茯苓三兩、人參三兩、肉桂三兩、附子一兩、北五味一兩、吳茱萸五錢、山約四兩，各為末，蜜為丸，飢服一兩。此方之妙，全在用腎約居多，而脾胃藥居少，尤妙用熱溫之藥於補腎補土之中，則火足而土健，誰知水足而火生？此種議論，舉世未聞，然豈徒托空言以示奇乎？寔有至理存焉，試之無不效。奏項刻願世人加意之。此統治之妙法，一方可兼治之。凡如此等之病，無不可統而兼治也。

張公曰：真妙絕之論，快心之語。天師言補腎之法，而余更有論，乃言補心方也。胃與脾雖同是屬土，而補胃補脾宜辨。凡人能食而食之不化者，乃胃不病而脾病也。當以補脾而補脾，尤宜補腎中之火。蓋腎火能生脾土也。有人不能食，食之而反安然者，乃胃病而非脾病，不可補腎中之火，當補心中之火。蓋心火能生胃土也。世人一見人不能飲食，動曰脾胃之病，而不知胃分之虛寒，責之心，脾分之虛寒，而責之腎也。天師之法，心腎兼補，予可不必更立奇方。然而治脾胃兩虛者，用之神效。若單是胃虛胃寒者，自宜獨治心之為妙。余所以更立一方，以佐天師之未及。方用人參一兩、白朮三兩、茯苓三兩、菖蒲五錢、良姜五錢、蓮肉三兩、山約四兩、半夏三錢、白芥子三錢、附子三錢、遠志二兩、炒棗仁五錢、白芍三兩，各為末，蜜為丸。每日白滾水送下三錢。飯後服此方，專補心火，并疏肝氣，專生心火，內加附子、良姜，以助火熱之氣。心火足，自然生胃土，胃土足而飲食自然能進，而無害矣。此方寔可濟天師之未及也。

華君曰治法與余相同無可言

通治法 論下痢通治 論火瀉通治 論下血通治

天師曰通治鬱因其通而通之也。如人病下痢者是痢疾之症。多起於暑天之暑熱。而又感以水濕雨露之氣以成之。紅白相見如血如膿甚者如屋漏水如魚凍水裡急後重。崩迫痛疼欲下而不能下而不快。一日下數十行。或一夜數百行。或一夜數千行。氣息奄奄坐而待死。此通之病也。若驟止其邪則頃刻死。生不止其邪則危絕如絲。欲補其氣則邪氣反加。欲清其火則下行更甚。此時惟有因勢利導之法。可行於困頓之間。或疑人已氣虛血敗。更加利道。必致歸陰。不知邪氣一刻不去。則正氣一刻不安。古人之痢疾無止法。信不誣也。方用白芍三兩。當歸三兩。蘿蔔子一兩。枳殼三錢。檳榔三錢。甘草三錢。車前子三錢。水煎服一劑。即止。二劑全安。可用飲食矣。此方之奇而妙者。全在用白芍。當歸。蓋水瀉忌當歸之滑。而痢疾最喜其滑也。芍藥味酸入肝以平木。使木不敢再侵脾土。又有枳殼檳榔消逐其濕熱之邪。又加車前分利其水濕。而又不耗真陰之水。所以功勝於茯苓也。尤奇者。在用蘿蔔子一味。世多不解。蓋蘿蔔子味辣而能逐邪去濕。且又能上下通達。消食利氣。使氣行於血分之中。助歸芍以生新血。而祛蕩其敗瘀也。少加甘草以和中。則無過烈之患。耗奏功之神奇。真有妙理耳。

張公曰。固然奇妙通權。通用。痢疾立論最為妥當。然而通因之法。不止痢疾也。水瀉亦是。下血亦是也。水瀉者人見其如潮而來如瀑而下。皆曰急宜止之。以免亡陰之症。用栗壳鶩粟烏梅之類止之。其論甚是。而治則非也。水瀉雖不比痢疾之斷不可止。然而水瀉之中亦有不可遽止之病。如疼痛於腹中。後重於門口。皆是有火而瀉。不比虛寒之直瀉。俱當用通因之法而治之。方用人參三錢。車前一兩。白芍三錢。枳榔一錢。甘草一錢。治之。此方之妙。妙在車前以滑之。而又佐以枳榔之去積。自然有氣皆行。況車前性雖滑而能分消水穀。則水氣自然分開。第大瀉之後。自然止陰。又用人參以補氣。則氣足而陰自生。又慮久瀉自然虧中。又加甘草以和之。雖是通因之法。實乃扶正之方。下血之症。其人之血虛不言可知。似乎宜補其血矣。然而血之下也。必非無故。非濕熱之相侵。即酒毒之深結。若不逐去其濕熱。酒毒而徒尚止溢之味。吾未見其下血之能止也。方用熟地一兩。地榆三錢。白芍三錢。當歸三錢。黃連三錢。甘草一錢。葛根一錢。枯樹枝五錢。水煎服一劑。必下血更多。二劑略少。三劑全愈。蓋此病不用通因之法。永不奏功。必如此而能愈也。方中妙在用熟地。當歸。芍藥。以生新血。新血生則舊血必去。又妙在地榆以涼大腸。用柞木以去酒毒。所以相濟。

而成功也此二方亦通因之妙用人亦亟宜知之 華君曰同 雷公曰通因通用張公補論之尤為配暢我無以贊一言雖然尚有一說在瀉之後雖是火瀉畢竟宜溫補之以生其陰瀉一止急宜用四物湯加人參炮姜以溫補而不可謂水瀉忌滑而禁用歸熟也治痢魚凍水者為虛寒症後方恐宜酌用 李于永識

塞治法 論氣虛中滿 論飽食真塞

天師曰塞者因其塞而塞之也如人氣虛中滿是也凡人氣虛多不能食食則倒飽人以為多食之故以香沙枳實等丸消導之其初未嘗不少快入則腹飽又消之久久不已必變成中滿之症矣腹高而大氣喘而相入又以為膨脹也用牽牛甘遂等藥以利導其水水未必去而膨脹益甚又以為藥之不勝也又用大黃巴豆之藥下之又不應以為風邪襲之又以辛散之品如龍胆草茵陳之類襍然紛進不治死不止猶然開鬼門泄淨府紛紛議論皆挽刀下石之徒也誰知初起之時即以補脾健胃之藥先為速治何至此哉初用之方用人參一錢白朮二錢茯苓三錢陳皮三分甘草一分萊菔子一錢薏仁五錢芡實五錢山藥三錢水煎服此方絕不去消導而專以補為事世醫未有不笑其迂以為此等藥服之必增脹滿下喉之時實覺微飽世醫乃誇示曰吾言之驗如此而病人與病家并諸親友俱嘆世醫而咎此方之迂而害事也記知下喉之時雖覺微脹入腹之後漸覺開爽連服數劑不特開爽而並無脹滿之疾矣蓋中滿之疾原是氣虛而成不補其虛脹何後解補藥之中加以萊菔子分消其脹氣使人參不敢助邪而反助正況又有茯苓薏仁芡實之類純是去濕之藥則水道自行而上壅可免尤妙用甘草一分以引羣藥之入于滿處蓋中滿最忌甘草而余偏用之成功於忌之中也

張公曰妙論查出不窮大哉聖人之語中滿固是塞症飽食填塞于胸膈○亦塞症也人皆用香砂厚朴消之而予獨不然方用人參三錢白朮三錢陳皮一錢甘草一分肉桂一錢神麴三錢水煎服此方妙在全不用消食反助其飽悶之氣誰知飽食而不消者由于胃氣之不足也我補其胃氣則胃強自能運化而入于脾中又何必用枳殼厚朴之消導然此亦塞治之法也可與 天師方並垂天壤 華君曰法同於余而論備之 雷公曰我亦有方中滿病固是胃氣之虛然獨補胃氣亦難療當補心火以生胃土方用人參三錢白朮五錢妙棗仁五錢遠志八分山藥三錢茯苓三錢米仁五錢陳皮三分神麴三分麥芽五分水煎服方中全不治滿而滿自除正以治火也

解治法 論結胸 論內傷肝鬱

天師曰解者邪聚於一處而分解之也。如人病結胸等症者。是傷寒初愈。五臟六腑。久不見飲食矣。一旦飽食。則各經羣起而盼無。如胃經火熾。一臟之物。不足以供其自食。又安能分散于諸人乎。勢必羣起而爭。而胃經自家困之。茹而不吐。則五臟六腑。謫譴譴攘。而胃經堅不肯出矣。然則治之法。奈何。惟有堅壁以待。枵腹以守。則敵人自散。蓋原因無食。所以起爭。使終無糧草。勢亦難于久待。自然仰關而攻。不戰自退。乘其散亡之時。少佐師旅。聲言迫逐。實仍和解。彼此同歸于好。方用元參一兩。麥冬一兩。水二碗煎服。此方之妙。全不去顧胃中之火。亦不去消胃中之食。止分清肺中之氣。散其心腎浮溢之焰。心腎肺經既已退舍。則肝經一旅之師。又何能為難哉。脾胃寒唇齒相依。從前不過同羣共逐。大家聲揚。原未嘗有戰攻之舉。今心肝肺腎之火既已收師。則脾臟一經。亦自相安于無事矣。倘一逢結胸。即以此方投之。則不特無功。轉且有害。故一遇結胸之病。必須令其空腹數日。而後以此方投之。萬舉萬當。此解治之一法也。

張公曰。真妙絕。奇文結胸之症。不意發如許奇語。非天師又烏能哉。我欲再發一言。不可得矣。非學貴天人。不可言醫。非識通古今。不可談醫。非窮盡方書。不可註醫。此得人所以最難。自古及今。代不數人。元以前無論明朝三百年止。得數人而已。李平湖之博。繆仲仁之辨。薛立齋之智。近則李士才之達。喻嘉言之明。通吾子之弘。肆我所言者。數人皆上闕星宿。鍾山川之靈而生者也。今日既許在著書中人。願吾子勿以菲薄自待也。著書當弘而肆。醫道盡矣。至矣。化矣。神矣。解法。更有人病內傷而頭疼目疼。心脇痛。遍身痛。手足又痛。此皆肝氣鬱蒸之故。或頭痛救頭。脚痛救脚。治何日始能盡期。當據其要而先治之。餘者不治自愈。方用白芍五錢。當歸三錢。柴胡三錢。天花粉三錢。丹皮三錢。梔子三錢。甘草三錢。川芎一錢。香附一錢。桂枝一錢。水煎服。此方妙在白芍為君。柴胡為臣。祛風祛痰。為佐之藥。使一劑而脇痛去。再劑而諸痛平。三劑而一身泰。真扼要爭奇。解法之至妙者。施之內傷之症。尤多奇功。願世人勤而用之。收功無量也。華君曰。未傳於予。

欬治法 論上陽 論下血 論止血 論頭汗 論手汗

天師曰。欬治者。乃氣將散而收欬之也。譬如人汗出不已。此上陽也。氣欲散也。又如下血與吐血不已。此血欲散。而不能住者。此也。氣散僅有一線之陽。倘再令其盡越。則陽脫而死。所不免也。而治脫之法。惟在斂其肺氣。使皮毛腠理固密。則陽從何散。第徒斂肺氣。而不大補元陽。則元氣仍然欲脫。即不脫出於皮毛腠理。必然脫出於口鼻耳目。故必以補為斂之為得也。方用人參一兩。黃芪一兩。當歸一兩。五味子一錢。山茱萸四錢。桑葉五斤。酸棗仁一錢。麥冬三錢。水煎服。此

生新湯
血不能生
也但生血
止血

止汗湯
補陽湯

方之妙全在用參歸以補氣用山茱萸五味以斂氣則補足以濟斂之功而斂足以滋補之益況又有桑葉收汗之妙品調停於斂之中不偏於斂亦不偏於補也○下血之症多因好酒成病用解酒之品可以成功而殊不盡然也世醫所用解酒之品無過乾葛桑白皮而已然而乾葛不可多服而桑白皮又氣味輕清不可專任此二味所以解酒而酒病終難去也況中酒之病其來已素非一朝一夕之有豈是輕清不可久服之藥可能治之乎余故皆棄而不取方用人參二錢當歸一兩地榆三錢生地五錢三七根末三錢水煎服此方之妙全在不去治酒病亦不去治血病全以生地當歸活其血活血則新血生而舊血止況佐以地榆之寒以去大腸之火又佐之以三七末以杜塞大腸之竅自然血止而病愈也此又斂之一法也○更有吐血之症或傾盆或盈碗若不急以收斂則吐將安底然而一味酸收寒遏則血勢更狂愈足以恣其崩騰之勢不若從其性而少加以收斂之品則火寢息而血歸經方用人參一兩當歸一兩酸棗仁三錢三七根末三錢水煎服此方之妙不去止血而惟固其氣蓋血脫氣益定奇功血乃有形之物既已傾盆盈碗盡情吐出則一身之中無血以變可知自當急用生血補血之品尤以為速奈何反用補氣之味得無迂而寡效乎誰知血乃有形之物氣為無形之化有形不能速生而無形寔能先得況有形之物必從無形中生之氣無形始能生血有形之物補氣正所以補血生氣正所以生血也況血既盡情吐出止存幾希一線之氣若不急為補之一旦氣絕又何以生血而補血哉經云有形之血不能遠生無形之氣所當急固真治血之妙法此又斂治之一斷

張公曰真有不可思議之妙余無以贊一詞矣止語汝頭汗出而斂之法凡人頭頂出汗乃腎火有餘而腎水不足若不知其故而徒用止汗之藥必致目昏而耳痛法當滋其腎而清肺金之化原自易奏功如响方用桑葉一斤熟地二斤北五味三兩麥冬六兩各為末蜜為丸每日白滾水送下五錢或一兩一日後永不止汗矣每有人每飯之時頭汗如雨落者此又胃火勝而非腎火餘也法當用元參一斤麥冬一斤天冬二斤生地一斤北五味四兩酸棗仁半斤各為末蜜為丸每日白滾湯送下一兩三月必愈似乎胃火勝宜用竹葉石膏湯而余偏不用者何也蓋胃火之勝者微勝耳非若熾盛而火炎奔騰而熱發不過因飲食之味入於胃中遂覺迷津汗出飲食完而汗隨止然則以元參一味解之有餘矣况又用天麥二冬以清肺火生地以涼血酸棗仁以平心火五味子以收汗而滋液則胃經有火之盛亦已消磨况原未十分之盛乎此斂治之法也手中之汗細小病也不必入于此中以藥水洗之即愈俟後可入虛子當言之華君曰亦未傳

遠腐湯

天師曰。墮治者。不能下降。用藥以墮之也。如腹中痛。手按疼甚。或胸中傷食。手不可按者。皆宜墮之也。方用白朮二錢。枳壳三錢。白芍三錢。甘草一錢。山查二十粒。麥芽三錢。厚朴一錢。水煎服。論理胸中既然傷食。但用麥芽厚朴。山查枳壳消之足矣。何以又加白朮與白芍。蓋傷食而食不能化。所以結在胸心。以致作痛。若徒消食而不健脾胃之氣。則土虧而物難速腐。故必用白朮以健其胃口之氣。以生其脾內之陰。則土氣有餘。何難消食。然而心胸滿悶。則肝經乘我之困。來侵

脾胃之土。又如白芍以平肝木。則水弱而脾胃之土自安。自可順還。以化糟粕矣。此墮治之妙法也。至於邪氣挾食。存於大腸。大腸之內。火氣炎蒸。夾食作祟。故痛而不可按。是食已離胸膈。攻之直下。方用大黃三錢。芒硝一錢。厚朴一錢。柴胡一錢。黃芩一錢。甘草一錢。治之。此即大承氣湯也。此方之妙。全在用大黃芒硝二味。蓋大黃性涼而散。又善走而不守。芒硝性更緊於大黃。但其味寔熱。佐之黃芩。則相濟有功。尤妙仍用柴胡以舒其肝經之邪氣。又佐以厚朴之祛蕩。言邪甚者。或再加枳實。尤易成功。此墮治之又一法也。

張公曰。不可思議之論。予何言耶。必欲予言。又有一症相商。有人成痞塊之症。一時發作。而腹痛亦不可手按者。亦可用下墮之法。蓋乘其邪動而墮之也。方用枳實二兩。白朮二兩。馬糞炒焦五錢。酒煎服。蓋馬糞最能安痛。又不傷氣。且又能逐邪。而化物。藥箱中最宜先備。而不用也。蓋倉猝間。不可即得。此物愈久愈妙。不必多用。至五錢。即一二錢用之。無不奇妙。今況用之五錢乎。況又與枳實同用。則積塊自消。然而徒消其積。未免恐傷脾陰。又佐以白朮二兩。大健其脾氣。則馬糞與枳實。可以施其祛蕩之功。此又墮治之妙法也。華君曰。亦未傳。雷公曰。我尚有墮治之法。如人腹痛。手不可按。方用枳實一錢。大黃二錢。生甘草一錢。白芍五錢。乳香末一錢。水煎服。此方之妙。用攻於和解之中。不十分攻邪。而邪自退舍。此墮治之最善者也。

開治法 論開隔 論尸厥

天師曰。開治者。氣閉不開而開之也。如關隔之症是也。或如尸厥。氣隔是也。關隔者。乃上焦有關一層。關住。而飲食不能下下。焦有關一層。關住。而下不能出。此乃氣之鬱塞。一時偶得。上吐下瀉。不能盡命而死矣。此等症。五臟六腑。原未嘗有損。偶然觸怒。肝氣沖於胃口之間。腎氣不得上行。肺氣不得下達。以成此症。若言胃病。而胃寔未病。若言脾病。而脾寔無病。也。法當以關鬱為主。方用柴胡一錢。鬱金一錢。白芍三錢。茯苓一錢。白芥子一錢。天花粉一錢。蘇子一錢。荊芥一錢。甘草五分。水煎服。此方妙在乎當而有至聖。蓋肝氣之鬱。必用柴胡以舒之。然過多則必阻。而不納。方中以此二味為君。而佐以鬱金之寒。散芥子之去痰。天花粉之散結。甘草之和。中茯苓之去濕。氣味和平。妥婉易入。不爭不戰。相愛相親。自能到門而款關。不致扣關而望壁也。○至於尸厥。開氣。此中邪氣閉。必須用藥以開之。開之奈何。不用芥蒂。以搯吐。即用皂角以取噴也。方用芥蒂七個。水二碗。煎湯一碗。加鹽少許。灌之。即大吐濃痰數碗。而愈。或用皂角刺研為細末。取鵝翎管盛藥末。吹入病人鼻中。得打噴嚏。口吐濃痰。如黃物者。即愈。蓋厥症多係熱邪。然熱邪必然叫號。今黯然無語。宛似死人。

明係陰虛之人忽中陰邪不可以治陽厥之症治之多至不救不若先以瓜蒂皂角取吐以其去痰涎人自出聲而後以人參五錢白薇一錢茯苓三錢白朮五錢半夏二錢治之自安此乃開治之一法也

張公曰論奇而方妙中風之症亦可用瓜蒂散皂角湯以開之然必須用人參一兩半夏三錢南星三錢附子一錢以繼之也否則徒用瓜蒂皂角刺徒取一時之開闢而終不能留中氣之堅固雖開闢何益哉 華君曰尚有二法未傳一陰陽湯也法用涼水滾水各一碗均之加炒鹽一撮打百餘下起泡飲之凡有上魚欲吐而不能吐者飲之立吐而愈○一噴嚏之法未授者用生半夏三錢為末成丸如黃豆大入鼻孔中則必噴嚏不已用水飲之立通此治中風不語尸厥等症中惡中鬼俱妙皆開治之法也○關隔症上不得入下不得出病在上下二焦而根寔本於中焦喻嘉言以此通此退法兼朝服從味丸至善附以俟臨症者之日擇方法詳醫門法律關隔條茲不贅 李子永識

開治法 論文感脫精 論夢遺脫精

天師曰開治者乃虛極下脫關門不開而閉之也如人交感樂極男女脫精而死者或夢遺精滑不守者是也男女走精而亡亦因氣虛不能自禁一時男貪女愛盡情縱欲以致虛火沸騰下元盡失先洩者陰精後洩者純乎血血盡繼之以氣而已當此之時切不可離爐仍然抱住男脫則女以口哺送其熱氣女脫則男以口哺送其熱氣一連數口呵之則必悠悠忽忽陽氣重回陰精不盡全流出倘一出玉爐則彼此不相交接必立時身死然苟以獨參湯數兩急煎之內可加附子一錢乘熱灌之亦有已死重生者蓋脫症而一時暴亡陽氣未絕止陰情脫絕耳故急補其真陽則陽能生陰可以回絕續於無何有之鄉方中人參純是補氣之劑附子乃追亡逐失之妙藥相濟易於成功倘無參而徒用附子則陽旺而陰愈消故必用人參以為君既用參矣而珍惜不肯多加終亦無效蓋陰精盡洩一身之中已為空谷者若不多加人參何以生津以長其再造之陰哉故必多加參而後收功耳○問用陰藥以引陽可否 天師曰似是而非此喻嘉言之臆說耳蓋陰精盡出用補陰之味內無根源何從補入故必補陽以生陰而不可補陰以引陽也論理陰精脫盡宜用益精之藥以開之殊不知內已無陰何從開塞獨用人參補氣氣足而陰自生陰生而關自閉此不開之閉正妙於開也○至於夢遺脫精又不可執此法以治之夢遺之病多成於讀書飄蕩之子或見色而思或已洩而戰或用心作文以取快於一時或夜卧不安而漁色遂至風情大勝心氣不盈操守全無玉關不閉往往少年坐困老大徒傷為可歎也今立一方熟地八兩山茱萸四兩山藥八兩北五味三兩麥冬三兩炒棗仁四兩遠志一兩車前子三兩茯苓三兩芡實八兩白

術八兩共於末蜜為丸每日白滾水送下一兩一料全愈不再發此方妙在用芡寔山藥為君而以山茱萸熟地之類為佐直補其心腎之陰而又以白朮利其腰膈而元精自不外洩况夢遺原無止法愈止而愈洩不若補其陰氣縱或走洩不損何必補益而後不走失乎然則不閉之閉正深於閉又何必壯蠟金櫻子之為得哉車前利小便而不走氣利其水則必存其精又不可不知其功也

張公曰前後俱妙男女脫精以口送氣固佳然而不知其法以冷氣送之亦是徒然必須閉口先提關元之氣盡力嘯於口中而後送下喉可救於垂絕之頃否則適所以害之也但不可遽然離爐即欲離爐亦須緩緩取出不可見其死去驚走下床也離爐抱住其身尚不至此此等症富貴人多而貧賤人少富貴人自宜獨參三兩或四兩或半斤或一斤愈妙煎湯灌之可以重甦若貧窮之士荆布之婦亦得此病急用黃芪四兩當歸二兩附子二錢水五碗煎一碗急灌之亦有生者又不可不知即死在床褥之內亦可以藥灌之而生大約夜死者日救之則活日死者夜救之則亡夢遺之症余尚有一方至妙可佐天師之不言有人夢遺日久而遺者有不須夢而遺者俱效方用芡實八兩山藥十兩生棗仁十兩蓮子心五錢將蓮子劈開肉不用單用其綠芽焙乾為末前約俱為末米湯打糊為丸如桐子大每日早晚用白滾水送下各五錢此方平淡之中有至理存焉益心一動而精即遺此乃心虛之故而玉門不閉也方中山藥補腎而生精芡實生心而去濕生棗仁清心而益心包之火蓮肉心猶能清心而氣下通于腎使心腎相交關玉門之聖藥誰知蓮肉之妙全在心總由世醫之不讀書耳果然此段文乃載在大乘蓮花經內醫道所以須通竺典生棗仁正安其不睡始能不泄妙在與山藥同用又能睡而不泄雷公曰同華君曰我亦有夢遺方最妙方用白朮八兩山藥八兩人參二兩生棗仁四兩遠志一兩麥冬四兩芡實四兩妙北五味一兩車前一兩各為末蜜為丸每日白滾水送下五錢自愈此亦補心腎之法孫真君曰遇交感脫精急以人參三兩煎湯灌之固是奇妙方法然貧家何以救之我有法用人抱起坐之以人之口氣哈其口又恐不能入喉以筆管通其兩頭入病人喉內使女子呵之不必皆妻妾也凡婦人皆可盡力呵之雖死去者亦能生妙法也吾今日泄天地之奇

吐治法 論痰塊壅塞

天師曰吐治者病在胃口之間不能上則必下越而吐之如人上焦壅滯痰塊不上不下塞在胸間氣喘欲嘔不能欲吐不肯者是也法當用陰湯水探吐之或用赤蒂藜蘆煎汁飲之即吐然必痰氣與火結住在胸間作痛者始可用此法吐

之否則斷斷不可。蓋人之元氣不可一傷。吐一次則五臟反覆必損壽元。故必問其人胸痛否。氣塞否。喉間有所礙否。痰吐黃否。有此數種始可用前約以吐之。苟或不盡然。即病人自家欲吐亦須慎之。況行醫者乎。此吐治之一法在人裁度而用之耳。

張公曰：吐不可輕用。不知禁忌而妄吐之。必致五臟反覆不寧。天師之叮囑告誡。真仁人之言也。汝當敬聽我。更有一法。教人宜吐之症。必須看其痰吐在壁上。有光亮者。放心吐之。餘則皆忌。光亮者如蝸牛之涎。一樣光亮也。但看見光亮者。無論其痰在上中下。此光亮之色。當應俟其痰蹟乾而分辨之。不可據其濕痰時而即為光亮也。華君曰：同。

泄治法

天師曰：泄治者。汗之也。邪居於腠理之間。不肯自出。必用汗藥以疏洩之。方用荊芥一錢。桔梗一錢。防風一錢。甘草一錢。蘇葉一錢。白朮五錢。茯苓三錢。陳皮五分。水煎服。此方妙在用白朮為君。而以表汗為佐。使蓋人之脾氣健。而皮毛腠理始得開闔自如。今用白朮以健土去濕。而利腰膈。邪已難於久住。況有防風荊芥蘇葉之品。盡散外邪。何敢再居營衛。又有甘草從中調治。則邪不必攻而自散矣。此泄治之佳者。

張公曰：予方泄治最多。無如此方之妙。我方一味主散。天師方妙在健脾而散邪也。此方倘治冬月之泄。汗或加入桂枝五分。乎或加入麻黃五分。亦在人斟酌之耳。華君曰：亦同。泄治方用白朮與蘇合。光用白朮同意。其法甚妙。李子永識。

王治法 論飲食難消內傷

天師曰：王治者。不可以伯道治之。而用王道治法。為必全而尊尚之也。如人病已將愈。不過飲食難消。胸膈不快。或吐酸或溏泄。或夜卧不寧。或日間潮熱。俱宜王道治之。而不可以偏師取勝。方用人參一錢。茯苓二錢。白朮二錢。甘草五分。陳皮五分。半夏七分。此六君子湯也。最妙者有熱加黃芩三分。夜不卧加黃連五分。肉桂五分。熱加柴胡一錢。地骨皮三錢。丹皮一錢。有食覺腹中少痛。加枳殼五分。山查十粒。有痰加白芥子一錢。咳嗽加桔梗一錢。下泄水加車前一錢。腹中痛加肉桂五分。白芍一錢。頭暈加蔓荊子一錢。川芎一錢。上吐酸水加白芍三錢。倍加茯苓。飽滿加枳殼五分。所謂王道蕩蕩。看之乎。常用之奇妙。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何必用參至兩許。加桂附以出奇哉。此王道之法也。

張公曰：天師用藥多尚霸法。此偏以王道出奇。真不可測也。言醫者必細觀之。勿以天師皆用霸術。而率以霸道闢。

奇置王道於不用又非 天師之心并失遠公之求也 華君曰未嘗傳子

霸治法 論大渴大吐大瀉大滿發背癰腫

安定至 雷公曰 方中法 兩人大 有吐者 飲之水 則嘔逆 不止則 吐食亦 不三日 不用參 方用人 妙三錢 二錢 各為末 調服少 少服之 服吐再 服少吐 即止此 方名止 瀉止吐 蓋吐則 為有胃 者也以 胃則吐 泄自止

天師曰霸治者不可用王道不得已而霸者也如人病至危安可仍用六君子輩迂緩從事以圖速功哉勢必如宋襄之速亡而已故一遇大渴大吐大瀉大滿發背癰腫之類死亡頃刻若不用大劑去毒去邪之藥單刀直進惟蕩逐除而欲尚補正則邪自散之論未有一敗塗地而不可救者也故必須大劑與之為得大吐方此寒邪直入腎官將脾胃之水挾之盡出手足厥逆小腹痛不可忍以火熱之物熨之少快否則寒冷欲死方用附子一兩白朮四兩肉桂一錢乾姜三錢人參三兩救之下喉便覺吐定再進則安然如故蓋腎水養人何能剋心以殺人惟陰寒邪氣直入腎官則腎火逃避而諸邪挾眾逆犯心盡不寧矣所以必用附子肉桂乾姜一派辛辣大熱之物而又必多人參以定變使諸約通列分部無非春溫之氣自然寒邪散而吐止此方之所以霸而奇也 大瀉者乃火挾邪勢將膀胱脾中水穀盡驅而出必欲無留一絲而後快腹必大痛手不可按完穀不化飲食下喉即出提如奔馬若稍稍遲延必死亡頃刻蓋其病得之夏秋之暑熱一遇涼風便起波濤乘風拍浪蕩日掀天直趨海口而下若不急用大劑治之而尚王道之遲遲鮮不敗乃事矣方當用大黃一兩人參二兩黃連五錢車前子五錢甘草一錢水煎服此方之奇全在用大黃既已火瀉何反助其威不知火瀉之症乃火留於腸胃之間若不因勢利導則火不去而水不流故必用大黃以利之也然縱用大黃而不多用人參有攻無補反致損傷真氣矣至方中又加甘草者恐大黃過於猛迅用此緩之也更有車前者分清其水勢也水不入於膀胱則大腸增勢而滲流今得車前自然引水歸于故道又何至陸地為水鄉哉此又用霸之妙法也 大滿之症此邪壅住上焦而不得散也方用枳殼三錢梔子三錢瓜薑一個天花粉三錢甘草一錢陳皮三錢厚朴一錢五分半夏一錢水煎服此方之妙在於瓜薑蓋瓜薑最是去胸膈之食而消上焦之痰况又佐之枳殼天花粉同是消中焦之勝藥又有厚朴半夏以逐其胃口之痰尤妙用甘草使羣藥留中而不速下則邪氣不能久留自然分散而全消矣此又用霸之妙法也 大渴之症前已備載茲不再談 發背前已定言立論俱可通觀亦不再悉

張公曰奇談暢論霸道之說無不入神入妙又何能贊一說惟大瀉之症不可不辨大瀉有火瀉有寒瀉 天師之言乃火瀉也未言寒瀉予補之寒瀉之症以一日或數十行或數百行腹亦有痛者以完穀不化下喉即出亦死亡頃刻亦多在夏秋之間然則將何以辨之予辨之熱與痛耳火熱者口必渴舌必燥甚則生刺也胎必黃灰黑色腹必痛而

雷公初為人治病以此止視

手不可按也。若寒瀉者口不渴。即渴亦不十分喜飲水。舌胎必自滑而不燥。腹痛喜手按。不按則若是也。然則治之法。豈可相同哉。法當即用補氣之藥。以生其胃氣。佐以分消之品。方用人參一兩。白朮三兩。附子一錢。茯苓一兩。澤瀉三錢。猪苓三錢。肉桂二錢。水煎服。此方即五苓散。加人參者也。妙在加參至一兩。有參始能挽回垂絕之地。佐白朮茯苓。以去水濕之氣。而又有附子肉桂。以補命門之火。使火熱以生脾土。而膀胱氣化水道可通。於故轍况又有猪苓澤瀉。以分消其水勢乎。自然大便實而寒邪去也。此霸治之不可不知者。又一也。其餘天師已言之盡矣。不再贅。華君曰。與予同傳。大瀉方。借治火瀉甚妙。李子永識。

倒治法 論肝葉倒轉 狂言見鬼 墮水淹死

天師曰。倒治者。乃不可順。因而倒轉治之也。如人病傷筋力。將肝葉倒轉。視各物倒置。人又無病。用諸藥罔效。必須將人倒懸之一人。手執木棍。劈頭打去。不必十分用力。輕輕打之。然不可先與之言。必須動怒。氣使肝葉開張。而後擊之。彼必宛轉相避者。數次。則肝葉依然相順矣。更有一法。以黃酒一壺。令病人飲之。大醉。以竹輪抬之。故意跌翻。亦必愈也。更有痰結在胃中。不能吐出。狂言如見鬼狀。時發時止。氣塞胸膈。以牛肉五斤。水二斗。煎湯飲之。至不可食而止。以鵝翎探吐。必大吐。必吐至如塊。黃色頑痰。而後止。若不吐出。再飲之。必以吐盡而止。前病既失。後以陳皮茯苓甘草白朮湯。徐徐飲之。平復。如故。此倒治之法也。張公曰。好倒法。無可言。華君曰。同然。予尚有一法。未傳。如人墮水而死。令一人將死人雙腳反背在肩上行二里許。必然口中倒出水來。然後放在灰內。半日。任其不動。然後以生半夏凡納鼻孔中。倘冬日則不能救。夏秋之間。無不活者。必然打嚏而甦。急以人參三錢。茯苓一兩。白朮五錢。薏仁五錢。車前五錢。肉桂一錢。煎湯半盞。灌之。無不生全也。

縛治法 論肺癰開刀 論久伸兩手不能下

天師曰。縛治者。乃肺中生癰。必須開刀。有不可內消者。必其人不守禁忌。犯色而變者也。毒結於肺葉之下。吐痰即痛。欲死。手按痛處亦痛。欲死。此等肺癰。必須開刀。將病人用綿絲繩縛在柱上。必須牢緊。妥當。不可使病人知。手執二寸之刀。令一人以涼水急澆其頭面。乘病人驚呼之際。看定痛處。以刀刺入一分。必有膿出。如柱上乃解。其縛任其流膿流血。不可以藥敷之。後以膏藥貼之。不可遽入生肌散。三日後加之可也。此縛治之法也。問服前藥否。天師曰。方用金銀花一兩。元參五錢。人參三錢。甘草三錢。足矣。可用四劑。不必再用。肝癰不可刺。張公曰。縛治法妙極。亦無可言。華君